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九

咸豐八年戊午二月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等奏。嘆咪咈各夷酋投遞照會大學士裕誠各件。欲於上海更議和約。當令裕誠將不能照覆之處。知照何桂清等。並諭該督等。曉諭該夷。令其仍在廣東聽候黃宗漢查辦。此時黃宗漢計已早抵常州。與何桂清會晤。一切情形自己知悉。該夷等所訴各情。皆係一面之詞。明知稱兵肇釁。其曲在彼。而處處以葉名琛為詞。總欲歸咎中國。以遂其婪索之私。察其情形。似難理諭。前此寄諭羅惇衍等。令其聯絡紳團。將該夷驅逐出城。然後與之理論。如果紳民合力。該夷稍知畏

懼黃宗漢到後。外示兵威。內借民力。與之講明利害。事機尚可轉圜。若該夷不遵曉諭。竟來上海。該處為海運關稅重地。非如廣東可以用兵。著即與何桂清妥籌設法。令其回粵。不可洩漏調兵消息。使該夷別生枝節。該夷照會內各條。除於裕誠咨覆何桂清等文內。分別酌覆外。其譯出夷字文內。復有商量打仗。花費之語。此次釁端起。自該夷粵省民房貨物。被其焚燬者。何止數千百萬。該省商民。尚未與之索賠。而該夷轉欲索取兵費。尤為無理。如果該夷議及此事。告以中國被焚貨物。先須償還。即使大皇帝寬仁。不與計較。廣東商民。亦決不甘心。况聞粵夷貨物。皆為倭夷縱火焚燒。該酋不向倭夷索賠貨物。而向中國

索取兵費亦太不知情理。此係將來理論之詞。此時能否即議及此。尚須黃宗漢酌度機宜。次第籌辦也。至俄夷與中國和好有年。向來又不在于沿海貿易。此次忽有清漢字夷字各文。附味夷文內投遞。其意欲助暎拂兩夷。而實則事不干己。現已諭知庫倫黑龍江。令其轉行該國薩納特衙門。仍將上年該國請勘界址之事。與之妥辦。此次廣東之事。全與該國無干。味夷既經自行表白。明其不與攻陷粵城之事。而文內亦復附和。要求自當因勢利導。使不與暎拂兩國朋比。方可分別籌辦。至天津海口。已諭知譚廷襄飭屬密為防範矣。所有正月二十六日寄何桂清等諭旨一道。裕誠咨覆何桂清等一件。暎夷漢字照會二

件。佛夷漢字照會二件。譯出佛夷夷字文一件。咪夷漢字文三件。俄夷漢字文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前據何桂清等疊次奏報。啖咪佛三國夷酋投遞照會。欲於二月中旬來上海議事。並稱如逾期不與會議。即由上海前赴天津。當經諭令何桂清等詳加開導。令其聽候廣東查辦矣。夷人占踞廣東省會。擄劫督臣。業經簡授黃宗漢為兩廣總督。馳赴廣東。相機辦理。該夷照會內所稱欲赴天津。自係虛聲恫喝。借肆要求。惟既有此語。亦難保其必無是事。設令一旦駛至天津。恐亦非從前安靜情形可比。天津係畿輔重地。商賈輻湊。亟應

嚴為之備。以免疏虞。著譚廷襄傳諭烏勒洪額。並督飭天津鎮道等。於海口各要隘。不動聲色。嚴密防範。如果夷船駛到。須先嚴禁沿海居民。毋得接濟食物。私通貿易。使其不能久留。一面派委妥員。與之理論。令其駛回廣東。聽候查辦。屆時觀其動靜。密奏請旨。

甲寅。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欲請勘定分界。特派奕山。與該國使臣普提雅廷會議。嗣因該夷久無折回確信。未經勘辦。上年冬間。暎佛各夷。稱兵犯順。占踞廣東省城。復欲赴上海議事。而普提雅廷。忽於味夷照會內。附呈咨照軍機處清漢文。及夷字各

件。其中袒護啖咈各夷。妄行要挾之處。已飭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據理曉諭。令其勿庸干預矣。惟所稱分界地。址自沙斌嶺起。至阿爾管什勒喀等河止。迤東地方。人皆不知。興安嶺。並非直達東海。不能作為兩國邊界。應以黑龍江左岸。為俄羅斯邊界。中國滿漢人等。悉移右岸。又欲將烏蘇哩河下游右岸入海河。分作海岸。即以海岸分斷等語。殊為無理。中國與該國分界。以格爾畢齊河。興安嶺。為限定。議百數十年。從無更改。今該夷所稱。興安嶺不通東海。難以為界。是並非不知當時所定界址。特欲另闢一直達海之路。以便其人船來往。斷難遷就允准。况黑龍江左岸。均為中國打牲人等舊居。如果早為該

國所屬。豈能百餘年來。並無爭競。直至今日。始生異議。據稱移居費用。由該國供給。其為情理不足。而以利引誘。顯然可見。豈有數千里江岸。可以貨取之理。現在兩江總督何桂清等。已將不能在上海會議之處。行知普提雅廷。如該夷遵諭折回黑龍江。即著奕山據理與之辯論。務當恪守舊約。不可聽其狡飾之詞。至精奇哩等處。該夷建房屯糧。本屬非理。乃稱業已有人居住。即欲據為己有。然則中國屯戶。在左岸居住。尤為久遠。何又輕言遷徙耶。且稱願在伊犁地方。分明界址。其道理亦無從明晰。惟有妥為拒絕。杜其覬覦之心。使知現在造房占住。皆屬違例。我國因和好。不加驅逐。但與之理論。務當仍照前議。將

烏特河地方會同勘定。即將江岸居住夷人速行撤去。庶各守疆土。永敦和好。至文內嶺名河名。是否係該國所稱名目。係中國何嶺何江。遇有報便。詳查附奏。所有該夷清字原文。及譯出漢字文。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昨據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等。隨報呈遞之俄國使臣普提雅廷所呈夷字。朕即披閱。該夷現在上海。請派大員赴彼商辦要事等語。向來俄夷事件。從無特派大員前往上海。與俄夷商辦之件。現經理藩院行文俄國薩納特衙門。轉諭該夷使。仍赴黑龍江等處會辦矣。所有咨文到庫倫時。著德勒克

多爾濟等迅速差人送至俄國薩納特衙門原行文底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因貴國使臣普提雅廷來至天津海口。當令馳赴黑龍江會同派出大臣辦理分界事宜。並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在案。乃該使臣並未前往黑龍江。轉赴上海會同味夷干預廣東之事。唎啡兩國雖在粵省滋事。本國現已簡派

欽差大臣前往查辦。貴國即應飭令該使臣仍照本國咨文赴黑龍江辦理分界事宜。惟念唎啡二夷正圖與中國構釁。已

派

欽差大臣查辦我兩國斷不可因別國之事有傷和好至該使臣呈請派員赴上海商辦要事一節現無另有可商之事不過為燒圈分界而已燒圈一事應與伊犁將軍商辦分界一事應與黑龍江將軍商辦況黑龍江分界情形斷難在上海遙為懸定貴國轉飭該使臣不准在上海逗遛恐傷兩國和好再新班學生幾時可以抵我邊界務須先期知照庫倫辦事大臣以便派員前往迎接相應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覈辦可也為此咨行

戊午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查天津海外空闊千里並無

島嶼堪以寄碇。近口三十餘里。有攔江沙口外之險。大火輪船不敢駛入。而艇船及杉板船。則儘可往來。海口南北兩岸礮臺。惟北岸礮臺。尤當衝要。臣因事須早辦。先已派員往勘地勢。以便隨後修理兵房衙署。其應移之弁兵器。械馬匹。亦經飭鎮籌畫。現委署理該鎮總兵之副將達年。已飭赴任。該員在津數載。熟習情形。應責成會同天津道英毓。及委員等。密速妥辦。天津鎮新舊兵額。七千有餘。本較別鎮為多。除出征派防一千名外。存兵尚堪酌調。軍火等項。亦頗齊備。似應令署天津鎮達年。專駐海口。並令提臣張殿元。帶印移駐天津。以資守禦。至海口距大沽五六

里距天津一百八十九里。中間惟葛沽新城有海防同知及葛沽營遊擊駐紮。為向來商船進口後停泊之所。此外村落稀少。河路曲折。從前有議欲誘入內河。以便殲除者。臣以為夷長於水。而不長於陸。猾狡性成。未必肯舍長就短。且以杉板等小船乘潮而上。其勢甚便。一入內河。則民易驚恐。是設防仍以水路為主。兼備礮臺。後陸路方為周密。上年臣曾令天津道勸辦大沽浮橋。因海河遼闊。經費太鉅。一時款無所出。暫時雇船橫亘河中。以通南北兩岸之路。如以鹽船及舊海船攔截。派兵扼守。尤為得力。亦已諭天津道密為籌備。天津團練頗著功效。第自撤兵以後。

艱於經費。且經理紳民亦多事故。臣查有前任甘肅平慶涇道費蔭章。丁艱回籍。其人精明強幹。堪以督辦團練。亦已諭天津道密與熟商。查照舊章。會同各紳妥為經理。從來禦外以靖內為先。天津民情浮動好利。五方雜處。良莠不齊。非此不足以鎮定人心。其尤要則稽查海口各船。有事先斷外洋接濟。臣前經密派妥員馳赴海口。先將大小商漁各船覈實編查。並勸辦大沽團練。以冀肅清內地。此外甯河縣屬之北塘海口亦附近商漁出入之處。並當一律籌畫。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籌辦天津海防事宜一摺。天津海口大

號夷船。雖不能駛入。而杉板等船。尚可往來。亟應嚴密設防。以備不虞。該署督現派署天津鎮總兵達年。專駐海口。提督張殿元。移紮天津。並令在籍道員費蔭章。會同各紳。經理團練。及編查漁船。嚴斷接濟各事宜。布置尚屬周妥。著即照所議辦理。該夷說謠異常。如果駛至天津。必先投遞夷文。窺我動靜。未必遽行滋擾。該署督即密飭鎮道會同烏勒洪額。揀派上年前赴夷船之文武員弁。前往理論。設法羈縻。儻必須該署督親往。著奏明候旨遵行。現在天津大沽等處。既有備無患。但當示以鎮靜。密為防範。不可稍露張皇。是為至要。

戊辰。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署兩廣總督。柏貴。粵海關監督。

恆祺奏查該夷自上年十二月初十日以後經_{奴才}柏貴疊次開導該夷尚知情理所有停泊省河兵船及占踞東北城粵秀山夷兵漸次減撤其夷酋額爾哈葛巴倫亦回香港僅留夷目五人。在粵秀山城內居住。所存夷兵僅數百名。軍民人等照常出入。該夷亦不滋擾。舖戶漸次開設。該夷平買平賣。亦無恃強爭奪之事。聞知前督臣葉名琛革職。該夷頗深感激。惟諭令搬遷出城。該夷總以

欽差大臣尚未到粵。大局未定為辭。揣測其情。自因夷兵無多。搬出城外。恐生他變。是外似桀驁而內實疑畏。新任督臣黃宗漢到粵後。辦理一有端緒。當可全行退出。此時民夷既

已相安似可暫緩驅逐。以免復滋他變。通商一節。本應俟其就緒以後。再行辦理。惟停止貿易。業已一年有餘。商本既多虧折。貨物亦多霉變。現在西北兩江。賊匪尚未靖平。經費日形支絀。而華夷貿易久停。水手挑夫。皆貧民失業。無計謀生。往往去而從賊。况自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停徵。迄今一年有餘。奸商走私者。正復不少。與其明禁暗通。徒有損於國稅。莫若通權達變。得實濟於要需。且洋米開船。亦可藉平市價。正在籌酌間。據紳士伍崇曜等稟稱。伊等有舊時通商貿易之各國夷商。福啣噴啞。等向其轉乞代稟。以該商等浮海挾貲。遠來不易。現在彼此相持。貨

船不能進口。守候已及年餘。瀝懇該紳士等設法代籲。先
准通商。情詞恭順等情前來。奴才柏貴當將該紳士等所稟
夷商各情。照會暎咈兩夷。將以夷商之衆。牽制該夷。旋於
十二月十九日。據咈酋葛巴倫。照覆內稱。接閱來文。曷勝
歡慰。嗣後商賈之人。照舊昌熾。務必妥為處置。保護內外
商民。平安無虞等語。復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據暎酋嘯喇
唵。照覆內稱。接閱來文。頗增慶慰。照常貿易。彼此和睦。仍
望認真開導。諄諭民衆。外客進境。不宜視為讐敵。切為厚
望等語。遂允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開港。中外各商等
均各歡忻鼓舞。奴才柏貴。奴才恆祺當經出示曉諭華夷各商。

照常貿易。仍赴各口報驗。遵例輸餉。正月十一日。始行報
驗。開徵。至二十五日。粵海關三次徵收稅銀。共五千七百
餘兩。此後自可日臻旺盛。於經費藉可補苴。至咪夷求見
前督臣葉名琛。堅持不允。旋至各礮臺。被占一節。查咪夷
求見。原為調停起見。前督臣堅持不允。咪夷雖意興索然。
而兵船駛入虎門省河。係啖咈兩國旗號。咪夷並無助惡
情事。其虎門各礮臺。為粵省第一重門戶。如果堵守得力。
夷船自難飛越。水師提督在彼駐紮防禦。是其專責。查自
六年九月。夷人構釁。該提臣吳元猷。並不加意籌防。致守
臺弁兵逃散。一任夷船兩次駛入。各礮臺礮位。均被夷人

毀壞實屬辜

恩溺職相應請

旨敕部將廣東水師提督吳元猷嚴加議處以示懲儆

諭內閣柏貴等奏遵旨查叅疏防提督請飭嚴議一摺廣東水師提督吳元猷著即革職暫行留任仍責令嚴防海口以贖前愆
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再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何桂清等密陳啖咪咈等夷酋投遞照會公文一摺欽此臣等當即欽遵分繕照會發交蘇松太道會同能通夷語之候補道吳健彰轉發各該領事去後尚未接到照覆惟據

該道等稟稱。陸續到有火輪船三隻。喫水不過在四尺左右。又有喫夷兵船二隻。俄夷兵船一隻。寄泊吳淞外洋。傳聞喫咪拂三酋。不日可到。俄酋普提雅廷。已在兵船之內。並無動靜。臣等查咸豐四年冬。喫咪二夷。前赴天津。呈請更定條約。奉

旨。飭回廣東查辦。咪酋回至上海。曾向前撫臣吉爾杭阿云。條約不可不改。斷不可踰十二年之期。若因循不辦。恐傷和好。曾經奏過有案。今既在廣東稱兵犯順。而仍來上海投遞。

照會請

欽差於二月十七日。在上海會議。其情實屬叵測。臣等密飭薛煥

等於夷酋到時不亢不卑待之以禮諭以爾等所遞照會
江蘇省本不知所言何事業已代為轉遞接有大學士咨
覆之文並非不收不遞妥為開導但犬羊之性難以揣測
上海為五方雜處之區民情本極浮動上年十一月間驟
聞廣東失事之信不開市者數日經薛煥多方開導妥為
彈壓始能照常貿易現在夷人兵船陸續而來驚惶更甚
海運漕米之出口者僅止及半受雇運米之沙船尚不足
數日來鮮有進口者設該夷妄有所求上海情形即不可
復問更可慮者該夷於咸豐四年本有在鎮江等處設立
馬頭之請現在又稱如無

欽差到滬。即為所欲為。鎮江揚州。雖為殘破之區。究屬南北咽喉。亦不可不防。臣等已密函知會和春德興阿。如有夷船入江之信。即須嚴兵以待。不與接仗。而能否分兵應援。殊不可知。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上海夷務情形。並請飭嚴防天津等因。覽奏均悉。上海為海運受兌地方。自應設法羈縻。不令滋擾。本日據柏貴穆克德訥等奏廣東籌辦各情。已諭令黃宗漢酌度辦理矣。現在廣東省城。夷兵漸次撤減。夷酋撤回香港。並因各國籲請通商。業已開港貿易。儻啖咪佛三酋到滬時。著即派員

諭以廣東現已開市通商。情形與上月不同。新任總督到後。自有辦理之法。上海與該夷等。本無嫌隙。令其回粵商辦。儻該夷欲赴天津。但當告以徒勞無益。亦不必過於阻止。轉示以疑畏之意。惟該夷居心叵測。仍當密飭地方官。不動聲色。妥為防範。並催令兌竣沙船。迅速放洋。毋稍稽滯。柏貴等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前因各夷首投遞照會。欲來上海。當經諭知何桂清等。設法令其回粵。再由黃宗漢與之理論。本日據何桂清奏稱。上海續到火輪船三隻。又有暎夷兵船二隻。俄夷兵船一隻。寄泊吳淞外。

洋尚無動靜。與本日柏貴等所奏夷船陸續開行之語相符。現在柏貴等在粵。已與該夷開市通商。並據奏稱。各夷酋等均已懽悅而去。現只夷兵數百人。尚在城中。惟不肯搬移出城。必欲俟大局議定。始肯退出等語。上海地方。不便與之理論。止能諭令回帆。已密諭何桂清妥為籌辦。而廣東業與通商。已非上年情形可比。前此諭令羅惇衍等集團驅逐。日久未見覆奏。想係柏貴等恐開釁端。不令遽行舉動。或該夷酋聞有此舉。慮其受虧。故舍廣東而趨上海。柏貴等遂信為民夷相安。總須黃宗漢迅速抵粵。方能相機籌辦。著將柏貴等本日摺件。鈔給黃宗漢閱看。務須將前次諭示機宜。及該省現辦情形。參酌辦理。朕亦

不為遙制。現在中原多事。兵餉兩虧。上海正行海運。固以息事為宜。但國體攸關。豈可遂其要求之志。致令他國復啟效尤之心。黃宗漢到後。仍未可輕易入城。伍崇曜既為該夷說合通商。即可令其探夷酋之意。如仍有需索兵費之事。當告以焚燒商民房屋貨物。先須賠補。借紳民之力。以杜其訛索之端。然後相機酌辦。剛柔並用。操縱在我。不可一味遷就。致失國體。而啟戎心。水師提督吳元猷。疏防夷船闖入省河。已降旨革職。暫行留任。該督到後。即飭令嚴防海口。以固藩籬為要。

己巳。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二十二日。自清江放舟南下。適聞

有夷人直入蘇州投文之說。臣即改坐江船乘風駛入丹徒。二十九日。在常州接准江蘇撫臣趙德轍來函。鈔錄啖咪佛俄羅斯各夷酋照會大學士裕誠各件。及該督撫臣奏稿送臣酌覈籌辦。並囑臣從容行走。俟

批摺回後。方出蘇境。緣該夷到蘇後。該省人心不免稍有疑慮。有謂即不赴滬。就見或當在蘇與之理說。意以為有臣在此抵當。該夷便不至與蘇為難。臣當與督臣何桂清再三商議。上海非總辦夷務之地。臣雖係專辦夷務之人。而非遽辦夷務之時。蓋未到粵省。一切情形不知。但據一面之詞。何從籌議。且現在既有柏貴署理。不知如何與之議論。如

何具奏。設或在滬。在蘇接見。該夷誅求。稍有不遂。則動多挾制。不惟蘇省騷動。於大局尤有關繫。萬無在途籌辦之理。且該夷此次照會。係十二月二十七日所發。意在上控葉名琛。請另換

欽差大臣。彼時粵省尚未欽奉

諭旨。將葉名琛革職。派柏貴署理。今已奉到。想二月十七日來滬之期。未必果行。即使如期而來。惟有將臣已星馳赴粵。與之委婉開導。令其回粵。該夷儻有不遵。亦不過以上天津為藉口。上海關務固為江南軍需喫緊之地。亦為各外國貿易精華所聚。料該夷斷不肯在此構難。且誅該夷之心。

係痛恨葉名琛將其照會所請壅於上

聞故鈔錄並進。尚有希冀將來邀

恩之處。刻下未必遽敢截留漕糧。似無庸先自過慮。二十七日在

丹陽舟次。接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著臣迅速馳往。豫籌妥辦。所過地方。如查有可帶之兵。一面

奏明。一面酌帶到粵。後擇地駐紮安營。不可輕入省城等因。欽

此。

聖慮至為深遠。臣當欽遵籌辦。惟現在江南軍情。大兵悉數圍勦

金陵西北兩面。雖經圍住。然賊勢至為猖獗。過常州時。聞

何桂清所談。已慮兵力不敷。甚為焦急。殊難與議調兵。况

嘆咪喘各該夷酋果否於二月中旬來滬尚未可知更不
便以調兵助粵使之藉為口實浙江則甯波衢州兩防均
為緊急而衢州一帶賊匪數萬現正圍攻江西之廣豐縣
該縣與浙省衢州毘連臣晏端書已令該鎮道帶兵數
千赴援並防守常山又飛咨福興張芾各調大兵合剿此
江浙各兵一時難調赴粵之實情也臣現已飛咨閩浙督
臣王懿德如漳泉一帶有可調之兵先行調齊俟臣過彼
即一面帶往一面奏

聞否則惟有欽遵

諭旨俟入粵境即沿途調募湖嘉水陸兵勇先行擇地駐紮並招

集各處團練密籌攻剿以維持大局至駱秉章所呈粵信
係十二月十九日所發歷敘十一月間事臣在蘇接閱王
有齡鈔來在滬粵商家信及隨帶司員畢承昭等鈔來各
信不下二十餘封皆與駱秉章所呈之信相似故無庸贅
呈惟候補知府楊從龍所遞夷務畧節聲敘尚屬清楚並
由滬鈔來粵商二信係十二月初旬以後所發與各信有
小異者謹另繕摺片恭呈

御覽臣惟有迅速遑征俟到粵後步步為營飛調省中數賢員前
來襄助官民一心相機辦理以期仰副

聖主委任之重

候補知府楊從龍呈遞廣東夷務大略道光二十二年
間。夷務事定。議立和約。以十四年為期。七年後方進廣東
省城。至二十九年春間。該夷復申入城之請。當時督撫係
徐葉獎勸紳士犒賞壯勇。於是百姓眾志成城。堅不准入。
嘆夷聞風罷議。奏奉

諭旨。優獎官紳。立四牌樓於四城隅。以紀其事。咸豐四年。紅頭艇
匪。水陸並起。勦辦逾年。始獲歲事。窮治土匪。搜戮四萬七
千有奇。其中不無冤獄。愚民無知。紛紛遁入香港。澳門。各
夷船上傭工。為藏身之計。六年秋。搆捕猶未已也。九月十
三日。番禺縣差頭張順在夷人船內。捕獲土匪十六人。交

局審辦。嘆夷疊來照會六七次。討取此人。葉中堂不允。二十四日。聞其要攻城。始委南海縣丞許文深。將此所獲之匪。送到夷船。該夷不收。仍帶回番禺管押。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奪我東西各礮臺二十九。三十。連日縱火燒靖海門外鋪戶九十餘家。又轟擊省垣督署。當時葉中堂兼署撫篆。遂移入撫署。連來照會十餘次。俱置之不理。十月初七日。林勇奪回東礮臺。旋又復失。將礮臺拆平水面。十月以後。連日轟擊。或數十礮。或數礮。至多亦不過一百內外。故無甚要緊。十二月初七八日。洋行被我兵勇燒燬。該夷復用火箭。燒我賣麻街。及至年底。水師兵船齊集。該夷之

船始退至鳳凰岡。七年五月。黃浦陳村兩處。燒我水師兵船十分之八。以後不再補造。水面兵勇亦從此全撤矣。即陸路壯勇一萬有餘。亦裁撤十分之八。所存者。林勇七百。東勇八百。潮勇數百。統計不及二千。當起事之初。粵紳伍崇曜等。與該夷說明。在長壽寺設立夷館。華夷有事。在此相見。中堂不允。三四月間。及七八月間。伍崇曜屢次請先通商。與各國交易。暎夷則俟事定後。方准交易。中堂亦不准行。於是佛囉哂藉端起釁。突來照會。謂我天朝有不知姓名人。殺其說書之老人。向中堂要犯。三日不交出。即要攻城等語。會同暎夷於十月二十七日。兩國突來火輪兵

船十餘隻。上挂白旗。號免戰二字。來照會三件。討要五事。
一入城。二要河南地面。三要改章程。四要補其兵費。五要
通商。限十四日回覆。有一不依。立即攻城。至冬月十一日。
復展限二十四箇時辰。中堂所回照會通商可行。餘皆不
准。司道及兩縣俱請添勇抵禦。中堂云。水面難敵。兵勇雖
多無益。陸路該夷斷不敢上來。我敢出結。如有誰要添兵
募勇。令其自行捐辦。不准開銷等語。亦不令各營及旗兵
防備。並不令各街紳民防備。前因派捐。紳士亦頗渙散。嗣
因惜賞。各街團練壯勇。均不願出力。而且下令不准擅殺
夷人。水路陸路毫無準備。詎料嘆咈兩夷暗招土匪數百。

人藏匿船內。於十三日卯刻開礮。聲如雷。子如雨。中間夾以火箭。燒雙門底。直至大南門。燒大新街三分之二。至十三日四更。該夷已登岸。在東教場紮營。總局雖議添勇。已來不及。至十四辰刻。約計子母礮子進城者七八千。百姓紛紛望西城逃。出兵勇官紳均無鬪志。至巳刻。該夷由東城隅雲梯登城。初進不過數十人。因無人阻攔。遂大隊直入。占據觀音山。即粵秀山。及各城門。十五以後。雖經伍藩各商紳議和。該夷竟不聽說。至二十一日。忽到藩署。將庫銀二十二萬七千。搬運到夷船。又到撫署。將軍都統署。將督撫將軍擡至觀音山。二十三日。將中堂擡至火船。將軍

放回中丞挾至撫署會同辦事。大堂二堂鬼子紮營。三堂四堂柏中丞住。各官亦能進。見十二月初二日。雖經各紳民倡議集勇攻城。為收復之計。柏中丞傳諭謂有敢藉口起義兵者。即依軍法從事。於是其議遂寢。該夷於臘月二十七日通商。望後九十六鄉紳士標貼長紅要攻城。該夷亦即改期。現省河花地以外尚屬安靜。城外俱係夷船。民間大船尚不敢近。自冬月二十一日以後。江藩司行館在十七鋪舊豆欄。周臬司在西關長壽寺。運司糧道在佛山石路口。候補知府沈保頤在佛山團練。藩司亦常到佛山會議。粵海關在十八鋪。廣州府吳守先期八月底赴清遠。

勦賊學院已出棚巡試南韶連廣東帶勇能員。惟候選知府林福盛為最。惜乎秋間裁撤殆盡耳。此臘月半以前在省垣耳聞目見之大略也。謹呈。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柏貴等奏報。正月間粵東夷務情形。已將原摺鈔給黃宗漢閱看。諭令迅速赴粵相機籌辦。本日據黃宗漢奏。行抵蘇常之時。因上海並非總辦夷務之地。恐一經羈留。該夷得以要求挾制。轉致蘇省騷動。所見甚是。現在該督已由浙起程。沿途既無可帶之兵。即福建官兵。昨已有旨令其選派赴援江西。恐亦無可分撥。漳泉一帶如有經練之勇。劄調帶往。當能得力。粵省現無軍械。並可由閩酌帶前往備用。覽鈔呈信件。

有柏貴禁止義兵之語。可見受其挾制。不得不遷就羈縻。然該夷一聞各鄉標貼長紅。即將開市改期。該夷酋亦即回香港。未嘗無畏懼之心。該督到粵後。仍當借紳民之力。懾以虛聲。始能令其有所忌憚。前年九月間。該夷燒我民房九千餘家。此次入城。所燒房屋亦復不少。試問該夷作何賠補。如其不向中國訛索。則此事自當別籌辦法。若仍有賠還夷貨需索兵費等情。惟有任聽紳商向其索賠。即使羣起為難。亦不能為該夷庇護。至該夷憾葉名琛之拒絕。構怨稱兵。已屬背約。乃入城之後。柏貴委曲求全。而該夷復劫去庫銀。放出監犯。收取將軍衙門軍器。直是形同盜賊。況其轎夫戴用紅頂翎支。有意輕慢中國。尤為

可惡聞此皆吧嘎嚙所為該夷以葉名琛倨傲致有攻城之舉
今該國吧嘎嚙如此狂悖應得何罪該公使何不聞究辦此等
情節亦可與之理論至柏貴現辦通商係伍崇曜從中說合該
紳雖熟悉夷情究係洋商與夷人多有交涉其謀亦未可盡用
若事關機密仍由該督籌畫定議勿先宣露為要

辛未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輿奏啖咪二酋於
二月十二日已到上海各夷船放礮迎接連絡振耳者逾
時薛煥等若無所聞靜以鎮之十三日各酋會議有不遵
回粵一俟拂首到來即在上海滋事之謠吳健彰因各夷
凡有作為必先遍詢夷商衆謀僉同然後舉動而夷商長

途跋涉。志在謀利。無不護惜其資本。當即設法向各夷商妥為開導。並探聽夷酋之意。究欲何為。隨後有無續到船隻。薛煥亦派委安人分頭密探。互相印證。僉稱佛夷無甚貿易。惟以傳習天主教為事。而兵強礮利。遇有西洋各國與人構兵。該夷即受雇相助。取直以充餉需。嘆夷自五口通商。每年徵收茶葉湖絲嗎喇嘩等項大宗貨物稅銀四千餘萬兩。作為兵費。橫行中外。現因竊踞廣東。兵費浩繁。急欲通商抽稅。誠恐

欽差大臣到粵需時。是以先於正月二十五日。在廣東開市。以安夷兵之心。即來上海會議。冀圖迅速完結。撤兵節費。乃駛

抵上海而

欽差大臣業已過蘇赴粵。行程紆緩。不知會議在於何時。兵費難支。本擬肆其犬羊之性。即在上海一逞。轉念滋擾之後。仍無

欽差大臣與之會議。必得再赴天津。為日亦久。現已定議。俟拂酋一到。即赴天津。籲懇

大皇帝恩施。儻不蒙

俯允。即在天津及沿江沿海。滋生事端。使我措手不及。彼即為所欲為。截至二月十四日。已到啖咪俄三國兵船火輪船共
有九隻。喫水自四尺至七尺不等。傳聞拂酋現赴小呂宋

借撥兵船併而計之約有四五十號裝載夷兵四五百人
臣等查向來夷酋到口皆由各夷領事先行知會蘇松太
道定期於某日前來謁見此番前來先行放礮示威不獨
並不知會蘇松太道即臣等照會亦不即日答覆其情實
屬巨測薛煥吳健彰等歷探情形雖多虛疑恫喝而該夷
因兵費繁重急欲通商不遵回粵欲赴天津之說恐非無
因臣等已飛飭薛煥吳健彰妥為設法開導誠恐該夷酋
不覆不見竟赴天津海運漕米一過二月初八日即在崇
明之十激乘風放洋陸續赴津各船戶遇有夷船雖自知
趨避而已經進口及無海島可依所在實逼處此殊為可

慮且內寇未平。邊患又興。設該夷竟在天津。及沿海沿江。肆其狂悖。則更難措手。臣等竊維該夷等。既在廣東稱兵。犯順而歷廈門。福州。甯波。以至上海。尚不敢遽肆鴟張。是其愧怍之心。尚存。可否因勢利導。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僅有夷船到津。先行設法。妥為羈縻。一面欽差熟悉夷情之大臣。與之就近議定大局。令其繳城息兵。再飭赴粵。另議妥善條款。藉以維持

國體而弭釁端。再據吳健彰稟。該夷之貿易。以茶葉湖絲。嗎喇嘩三項為大宗。會議時。自應將此三項加重收稅。而於別項貨物。酌予減免。則挹彼注茲。必當有盈無絀。現值

軍需浩繁之時。應否從權辦理。恭候

欽定。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趙德輿奏。啖味二酋。於二月十二日。已到上海。欲俟佛酋一到。即赴天津。截至十四日。共到啖味佛三國兵船。火輪船九隻。傳聞佛酋現赴小呂宋。借撥兵船。併計有四五十號。夷兵四五百人。請飭直隸總督。儻有夷人到津。設法羈縻等語。逆夷駛赴上海。因欽差大臣黃宗漢業已過蘇。欲徑赴天津。何桂清等照會。亦不即日答覆。情形實屬叵測。天津海口防堵事宜。業經譚廷襄嚴密布置。但該夷如果到天津。未必遽行滋擾。本日已派崇綸前赴天津。辦理海運。著傳諭藩

司錢圻和迅速赴津。會同崇綸豫商一切。上年俄酋到津。始而不收其來文。後乃令文謙等前往接見。此次各夷前來。如錢圻和等。遽往接見。恐俄夷有所藉口。應先派明幹委員。諭以廣東大臣辦理不善。大皇帝業已另派欽差大臣。赴粵查辦。並聞署總督柏貴。因各國籲請。已准通商。爾等到彼。自能秉公會議酌量辦理。天津既非通商之地。又無專辦夷務大員。到此無可商議。看其如何動靜。再行奏明辦理。至俄囉斯。上年至津。投遞公文。藉詞防堵。暎夷。今則與該夷等。同惡相濟。居心尤為譎詐。但中國與俄夷和好。已百有餘年。並無嫌隙。與暎佛等夷不同。相待之禮。亦當稍有區別。如接晤普提雅廷。仍當以禮貌相待。諭

以和好多年。不應干預暎咈等國無理之事。咪夷在粵。並未助惡。亦可嘉其守信。俾知感服。如先解散俄咪兩酋。不至助逆。則暎咈之勢已孤。再觀其要求何事。從長計議。暎夷罪無可恕。咈夷黨惡。亦屬可恨。惟現在中原未靖。又行海運。一經騷動。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張殿元達年等此時當不動聲色。嚴密防範。若夷船到後。自當多撥兵勇。張大聲勢。使該夷不敢輕視。該督並密飭地方官。禁止沿海奸民。私與貿易。及接濟食物為要。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趙德轍奏密探夷情。暎咪俄各酋會議。有不遵

回粵俟晡酋到來即赴天津。籲懇恩施。儻不蒙俯允。即在天津及沿江沿海滋生事端。該督等已飛咨盛京直隸等省。並飭沿海各鎮嚴行防範等語。該夷等現有兵船火輪船九隻。傳聞晡酋赴小呂宋。借撥兵船約計四五十號。裝載夷兵四五百人。雖係虛聲恫喝。藉肆要求。惟既有此話。亦難保其必無是事。盛京為沿海要區。自應嚴為之備。以免疏虞。著慶祺。西拉布。督飭沿海各員弁。於海口各要隘。不動聲色。密加防範。儻有夷船駛到。務須嚴禁沿海居民。勿令接濟食物。私通貿易。一面即豫為準備。毋得稍涉張皇。是為至要。

壬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固畢爾那託爾

非科文卷之

計

先後來文聲稱。木哩斐岳幅傳諭瑪雨爾。令告知。剖明
兩國利益要事。又有該酋咨行理藩院文書一封。駐京喇
嘛文書一封。一併咨行前來。嗣瑪雨爾來至庫倫。面稟前
因咸豐六年。赴廣東之暎夷。一人被中國拏獲。迨暎咕喇
遣人求索。葉大人並未放還。再暎咕喇在廣東欲照上海
通商。亦為葉大人阻止。是以暎咕喇起意。糾集佛夷。於七
年占踞廣東。欲犯天津。我國聞信。先為通知。我國因關兩
國防範。遣人赴京。又不准普提雅廷進京。今廣東失陷。其
為要事。差派普提雅廷。足可深信。請令駐京之巴拉第一
人。赴廣東。普提雅廷處所。詢明要務。諒普提雅廷必能撫

馭。喚。夷。禁。其。滋。事。至。新。班。學。生。到。京。能。否。安。然。居。住。有。無。擾。害。請。即。示。知。其。欲。建。立。界。牌。一。事。已。行。知。貴。院。再。防。堵。喚。夷。請。將。海。蘭。泡。空。曠。之。地。給。與。我。國。自。有。利。益。並。請。

大皇帝念兩國和好賞給吉那拉勒固畢爾那託爾領支。敝國君亦給貴大臣嘉獎執照。於我兩國和好大有裨益等語。查俄夷狡猾性成。難保非藉端勾結。當即咨覆。以中國有犯必計。從無借助外國。已於上年行知。學生駐京。由來久矣。毫無事端。何致有害。此次是否駐京。聽爾辦理。其固畢爾那託爾祈恩一節。可否允准。出自。聖恩。接授嘉獎執照。斷不可行。建立界牌一事。已由大部行知。海。

望恩林
蘭泡空曠地方。應否許給臨事酌辦等語。又據瑪雨爾稟稱。所稱言辭均係吉那拉勒交派。其中原委不能確知。其差遣學生。敕國上司業已擬定。照常遣去等語。伏思俄夷所言。葉大人似係總督葉名琛。廣東有無。喚夷擾亂庫倫。無憑查覈。若如所云。糾結外夷滋事。所關緊要。是以奏

聞。一面將全單照鈔咨送軍機處。以備查覈。並將該夷咨部文書

大皇帝呈

覽。其寄給巴拉第文書已送理藩院轉交。來使瑪雨爾照舊賞給磚茶等物。飭令回國。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粵省情形。並俄夷請賞

翎支一摺覽奏均悉。上年暎咄兩國在廣東滋事。總督葉名琛辦理不善。該夷闖入省城。雖非省會全失。而督臣葉名琛被夷掠去。現已將葉名琛革職。另派欽差大臣查辦矣。此時廣東巡撫將軍副都統仍照常奏事。德勒克多爾濟等應於此案視為泛常。暗加防範。斷不可於俄夷稍露聲息。嗣後俄夷復至庫倫。該貝子等即當告以現已簡派欽差大臣前往辦理。從前遇有外國擾犯我國。從無借助別國。亦並無賞給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等翎支。及我國官員受爾國獎勵之例。礙難賞給翎支。况你國使臣防守邊界。是其本責。如防堵妥協。爾國自應獎勵。將此轉諭瑪雨爾知之。

乙亥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天津海防事宜先經臣遵

旨密為籌辦現時署總兵達年業已親赴海口提督張殿元亦可

馳抵天津其應用弁兵除北岸礮臺甫議移設專營已將

原議額兵七百名飭令協標一半先行過河駐紮其鎮標

一半次第酌撥此外大沽協本營尚存兵一千數百名專

守南岸另飭天津鎮挑備兵一千五百名派定將弁配齊

軍火聽候調撥其附近大沽之北塘海口亦飭通永鎮派

北塘本營兵三百名輪守礮臺另備兵七百名聽候調發

並委候補道春保前往會辦至天津團練業經鹽政臣烏

勒洪額會同鎮道及在籍丁憂道員費蔭彙傳邀紳商黃

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

硃批覽奏已悉

丙子直隸提督張殿元奏遵

旨防範海疆查得郡城迤南之馬家口係自海口入郡水陸兼通之區且為海口後路擬在此處安設礮位加兵駐守

硃批知道了

丙子五月，賊舟張殿元奉送。

官船抵海鹽，查得郡城逃向之烏軍，皆自海口入郡，水陸兼進。之區，直為海口，後路，現在此處，高設墩位，加兵駐守。

以知，知道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

咸豐八年戊午三月丁丑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

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署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時

屆春融江河始泮俄夷來往無定允宜籌備分防現已揀

派齊齊哈爾協領巴彥珠爾克佐領愛紳泰伯都納協領

常陞阿勒楚哈佐領三隆馳赴黑龍江城會同副都統吉

會同拉明阿隨機辦理其三姓亦係要地責令該處協領關保

佐領春福在黑河口守禦佐領凌祥防禦托克托布在烏

蘇哩口防護總期恪遵前轍防撫兼施仍俟秋後酌撤

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使臣普提雅廷。由上海附遞照會。內有分定界址。欲以黑龍江左岸為斷一節。已諭知奕山。如果該夷折回黑龍江。即著奕山據理拒絕。仍照前議。將烏特河地方。會同勘定。嗣據兩江總督何桂清等奏。普提雅廷仍在上海。欲與唵啡咪各夷酋前來天津。其果來與否。尚未可定。而據該國知照理藩院文稱。木哩斐岳幅。現由額爾口城。水路赴黑龍江。松花江等語。內木哩斐岳幅銜名。自稱總管西畢爾大臣。似會勘地界一事。竟由木哩斐岳幅經管。普提雅廷未必即回黑龍江。本日奕山等奏。派員分辦夷務。自係木哩斐岳幅。尚未行抵該處。如其前來。奕山得信後。即當遵照前旨。會同查勘。所有疊

降諭旨。令該將軍開導普提雅廷各情節。即可向木哩斐岳幅
詳細曉諭。務期駕馭得宜。勿使該夷肆意侵占。至天津上海。如
何辦理之處。亦不必向該夷提及。但就地界一事。妥為查辦。以
免別生枝節。

戊寅。直隸提督張殿元。長蘆鹽政烏勒洪額。署天津鎮總
兵達年奏。據巡哨外委馮恩福等稟。在洋見有異樣船
大小二隻。乘風北來。當赴礮臺瞭望。有夷人小舢板船一
隻前來。隨即派弁駕船迎往。夷船擲交紙包一箇。當即返
棹。該夷火輪船。停泊攔江沙七度水以外。查閱來文。係俄
人船。有善事。欲令天津地方官赴船面商。先派上年曾赴

夷船員弁前往探詢。相機曉諭。以分暎夷之勢。

王平會奏

有分。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輿。奏據蘇松太道薛煥。先後稟報。沸酋亦於二月十六日。乘坐三桅火輪兵船一隻。駛抵上海。舉動極為秘密。而訛言四起。有意攔阻海運。停納關稅。以要求在漢口設立馬頭。及自行前赴湖州崇安。收買湖絲之謠。民情甚為惶惑。土匪蠢蠢欲動。臣等飛飭薛煥會同候補道吳健彰。傳諭各夷商。如果有此舉動。即禁止華商。不准販運貨物前赴上海。亦不准販運洋貨前來內地。則上海貿易斷絕。無業遊民。備趨無資。爾等數千萬貲本。必遭搶擄。勿貽後悔。爾等在此安分貿易。已逾

十年不得先行諭知。各該夷商尚知感畏。浮言遂息。因飭海運局將漕米趕緊兌運。裝竣一船。即押令一船出洋。駛赴崇明十激。現已兌過十分之七。薛煥又諭令各該夷領事爾等公使到來。向皆彼此接見。此次莫往莫來。似非和好之道。以緩其勢。啖咪啞三夷以容俟異日定期接見答覆。惟俄夷遣員外郎明常。先至道署謁見。約期在公所與夷酋普提雅廷會晤。薛煥盛設儀從。如期而往。該夷放礮鼓樂迎送。甚為恭順。所言皆係寒暄酬應之語。薛煥亦未便與之深談而散。至二十三日。啖夷領事囉啲囉帶同該國水師副將沙唯爾參將勒噶。至蘇松太道署投遞夷

酋照會臣等公文一角。並將臣等前次照覆令其回粵之
文退回。又附寄照會大學士臣裕誠公文一角。稱欲即日
北上。別無他語。又探得暎酋名嚨喇。咪酋名咧。咄。咪酋
名噶羅。二十二日夜。已有暎夷兵船一隻起碇出洋。往前
途探路。二十三日。又有二隻徑赴天津。其餘各船。定於二
十四日下午。隨同暎夷一路北上。共有兵船火輪船十隻。
大小不等。約載夷兵一千數百名。又聞暎夷尚有大兵頭
帶領兵船數隻。即由大洋徑赴天津。不復再至上海。臣等
伏查該四酋聯檣前來上海。勢甚洶洶。暎夷竟將臣等照
覆令其回粵聽候查辦之文退回。徑行起碇北上。咪。咄。二

夷○並無照覆之文○其情實屬可惡○且聞此次之前赴天津○
映夷已在該國中議定而來○喘夷係得受雇值○隨同生事○
咪俄二夷○則乘蒙附和○希冀坐收現成之利○狡諂已極○惟
查閱其照會大學士○臣裕誠公文○尚無違悖字樣○惟以人
臣無外交一語○以為輕之○借此為由○欲赴天津○可見該夷
心雖為利○而其虛憍之氣○惟恐為人所輕○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將機就計○

簡派大臣○即在天津○稍加詞色○與之面議大局○再飭回粵○以免另
生枝節○所有映夷照會大學士○臣裕誠公文一角○臣等於
拆閱後○因該夷將臣等照會退回○臣等若再代為轉遞○其

勢更張。是以札飭蘇松太道。擲還該夷。

何桂清等又奏。竊正二月之交。新任兩廣總督臣黃宗漢。

道出蘇常。臣等與之議論夷務。據云恐須先勦後撫。江浙

為廣東後路。將來兵與餉二者。不能不借資江浙等語。臣

思先勦後撫。誠不易之道。現在東南十一省。湖南湖北福

建。肅清未久。逆氛不遠。征調繁興。且時有回竄之慮。浙江

雖稱完善。而調兵募勇。西南防江西福建。西北防江蘇安

徽。東面則汪洋大海。甯波為通商馬頭。本境之土匪。時欲

蠢動。攘外安內。幾與用兵省分相同。又北路捻匪。出沒於

皖豫之間。東勦則西竄。南滅則北起。設使再啟邊釁。則內

寇外患交併而來。又將從何措手。此就天下大勢而論也。若夫夷務情形。臣等雖未稔悉。而稽考往事。道光年間。林則徐任兩廣總督時。其才其力。足以制夷。該夷計無可施。即逞其狡譎。犯我定海。從此反覆不定。用兵數年。沿海沿江之區。無不被其蹂躪。而江蘇之受害獨深。究歸於五口通商而後已。今該夷違背條約。竊踞我城池。擄劫我大臣。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痛恨。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也。廣東民情。尚氣嗜利。於竊踞之初。該夷設守未堅。因民之忿。攘臂一呼。從者必將響應。殲醜類而復城池。易如反掌。乃遷延將及三月。聞該夷已在城內外修築礮臺。扼守要隘。

將軍巡撫為所挾制。出示解散民心。開市貿易。則民氣餒矣。民利得矣。雖有公正紳士。守法良民。起義憤於崇朝。皆非冒於戰鬪之人。誠恐此時粵東義民。已不若數月以前之足恃。或者曰。搗其香港巢穴。即不慮其不繳還城池。而臣等詳加訪詢。香港孤懸海外。該夷之巡防甚嚴。我之兵民。若攜槍礮而往。彼以火輪船兵船攔截。必不容我登岸。若徒手而往。安能與槍礮相敵。此就廣東民情事勢而論也。設調浙江健將勁兵。前往勦洗。無論金陵功在垂成。未可鬆勁。三衢正當喫緊。未便疏防。而且跋涉長途。兵力先疲。餉亦不繼。即使竭蹶張羅。剋期抵粵。仰賴

聖主如天之福。一鼓而告厥成功。恐該夷以此次奉大學士行文。飭令回粵聽候查辦。致受創懲。必將復來上海。謂我失信。與我搆兵。以洩其忿。上海固首受其禍。其他沿江沿海之地。更防不勝防。江浙二省。兵無可調。餉無可籌。如是而再求援於廣東。已無及矣。况廣東用兵。已難期必勝。儻日久相持。或竟稍有挫折。則夷勢更張。轉圜更難。各路土匪。亦將蠭起。上海即幸無事。而餉源斷絕。金陵大營。即不可復問。天下事尚可問乎。此就江浙兩省。不能援濟廣東兵餉而論也。有此三者。則辦理夷務。不得不揆度時勢。以柔制剛。欽遵。

諭旨。設法查辦。未便輕言用兵。今啖咪喇俄四夷。連檣前來上海。其勢頗張。若非商同吳健彰。用釜底抽薪之法。消沮其桀。驚之氣。竟有不堪設想者。其天津之行。勢難阻止。而叩關請

命。猶是外夷乞憐常情。仰懇

皇上天恩。俯如臣等前摺所請。

欽派大臣與之接見。稍加以詞色。使無釁可尋。與之籌定大局。令其繳械息兵。再飭回粵。另議條款。以紓目前之急。俟內寇稍平。餉需充裕。然後卧薪嘗膽。簡練水師。再相機辦理。以

復

國仇而伸

天討亦不為遲。蓋聞現在與我通商之國。實繁有徒。不第啖咪啞
三夷而已也。因五口馬頭為啖夷所竊立。咪夷則能獨樹
一幟。不受啖夷鈐制。啞夷則為天主教祖國。其入中國也。
較啖咪二夷為早。亦自稱雄。凡各國之前來貿易者。分附
於該三夷名下。懸其旗號。該三夷即重抽其貨稅。一二十
倍於我之關稅。以為募兵爭長之計。大約啖夷得十之七。
咪夷得十之三。啞夷則不及十之一。得利既有懸殊。故有
事雖合而為一。無事即各不相能。俄夷亦附於啖夷。往來
五口。貿易有年。既不甘啖夷之抽收重稅。又未奉

天朝之命。故不敢自立馬頭。遂有往來額求之舉。觀俄夷前投軍機處照會。係附入咪夷文內。而不附入啖夷之文。是啖咪之不相能。俄欲舍啖而就咪。已有明證。犬羊之性。反覆靡常。似不難設法離間。以夷制夷。使之互相攜貳。漸行削弱也。若僅用此法以制之。則一衰必有一盛。仍非善策。各該夷所恃者。船堅礮利。我之師船。斷難與之爭鋒。惟有奪其所恃。轉為我用。方能制其死命。蓋該夷等惟利是視。雖至堅至利之物。亦不難以重價購而得之。我之元氣既足。即用反間之計。以購買其船礮。弱者植之。使之助我。强者鋤之。使之不敢恣肆。則夷患平而邊釁弭矣。由今觀之。似

當如此。儻日後情勢變遷。又不能執一而論。是在辦理五口通商之

欽差大臣。統籌全局。隨機布置。勿僅顧粵東一省。該夷雖甚狡譎。無能為也。

硃批。所奏實為明晰。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等奏。夷酋不遵開導徑赴天津。並密陳現辦夷務宜暫緩用兵各一摺。所奏甚為明晰。本日據烏勒洪額等奏。俄夷於二月三十日。已有大小船二隻來至天津。稱有善事相商。現經該鹽政委員前往查詢。已諭令崇綸會同藩司錢忻。前往妥為曉諭。察其動靜。再行籌辦矣。上海為海運關稅

要地。用兵固為非宜。而該夷既有欲赴湖州崇安之語。亦不可不密為防範。該督等務當外示懷柔。不露端倪。仍一面擇要設備。以防該夷反覆。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等奏。上海各夷船於二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陸續駛赴天津。共有兵船火輪船十隻。尚有英夷兵船數隻。隨後赴津。復據烏勒洪額等奏。三十日。有俄夷火輪船來攔江沙七度水以外。投遞公文。已派委員前往探詢各等語。俄夷船隻先到天津。既稱有善事面商。自不致遽起釁端。不過欲強為說合。希圖從中獲利。該鹽政等既經派員前往。即著妥為曉諭。探

其意之所在。如其所商。尚非袒庇。啖啖兩夷。於大體不至窒礙。即著密速奏聞。候旨定奪。至調兵集團。該夷僅有知覺。須告以專為啖啖而設。中國與該夷和好有年。斷不至稱兵尋釁。崇綸已諭令即日起程。錢忻和諒亦到津。譚廷襄著即出省。或駐紮天津府城。或暫駐天津附近地方。將來崇綸到時。商辦事件。即可就近會奏。僅有調兵防堵緊要事宜。該署督呼應亦較靈。惟不必親至海口。免致該夷要求請見。

諭本。日據何桂清等奏。啖啖等夷酋。欲由上海前赴天津。業已起碇。山海關地方緊要。亟應豫籌防範。著西凌阿。於察哈爾各

兵內挑選馬隊勁旅二千名。備齊軍裝器械。即著該都統親自統帶。剋日由密雲一路前赴山海關。相機布置。不必由京行走。現在京營需用馬匹。並著於察哈爾捐輸馬內。挑選二千匹。俟四月間。緩程解京備用。西凌河起程後。察哈爾都統印務。著慶的署理。

諭著派國瑞、珠勒亨、富勒登泰酌帶京兵前赴山東一帶彈壓土匪。巡防河岸。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何桂清等奏。上海各夷船陸續駛赴天津。共

有兵船火輪船十隻。隨後尚有夷兵船數隻。又據烏勒洪額等奏。二月三十日。有俄夷火輪船來至攔江沙七度水以外。投遞公文各等語。此次啖沸兩夷。在廣東犯順。復同俄咪兩夷。由上海赴天津。原不過虛聲恫喝。藉肆要求。惟夷情叵測。不可不防。山海關為夷船赴津必由之路。自應豫為之備。著定福督飭該處員弁。不動聲色。嚴密防範。勿稍疏虞。如有需用經費。即著傳諭監督清醇。於關稅項下酌量提用。以濟要需。

庚辰。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據海河口巡哨外委馮恩福等稟報。二月三十日酉刻。見有異樣船大小二隻。隨即駕船迎往。有小舢板船一隻。擲交紙包。查閱係俄囉斯照會。

云有善事。欲令天津地方官往商。該夷船現泊攔江沙外。其海口防範事宜。據達年稟報。先行備兵三千二百名。於南北岸及海河一帶設防。布置尚屬周密。嗣提臣張殿元。因原備天津兵四百名。留防開州。不能歸伍。現兵尚覺單薄。於靜海等營補足原數。復添設河間兵五百名。以備應援。而壯聲勢。惟臣聞該夷在粵。不畏兵而畏民。民氣壯則兵更得力。天津五方雜處。人情浮動。尤須靖內。以為安外之本。臣知現任定州直隸州知州王榕吉。現署交河縣知縣。王蘭廣。前在天津任內。均能得民心。又知唐縣知縣陳兆麟。籍隸廣東。曾在天津經理閩廣會館事務。復飭調該

三員前往。會同紳商。分辦海口郡城團練。及稽查閩廣商民。內地肅清。外侮自不能遽入。所有從前鋪勇。戶勇。及海口之勇。但能駕馭得法。數千人不難呼吸而至。此調兵而兼用團之大概情形也。

硃批。知道了。已有旨令汝赴津矣。惟現調京兵二千。不日亦可抵津。統率無人。著全數歸汝調遣。俟國瑞等抵營。將此硃批諭伊等知悉。

壬午。長蘆鹽政烏勒洪額。直隸布政使錢忻和。署天津鎮總兵達年。奏。據巡哨弁兵稟報。又到夷船二隻。前後共計六隻。內火輪船一隻。已經駛進攔江沙內。等達年。天津道

英毓。即派守備張振熊。前往攔阻。鄂烏勒洪額。臣錢忻和。同赴礮臺查看。該守備尚未趕上。夷船忽行折回。出口外。有舢板船數隻。測量水勢而去。查委員卞寶書。陳光明。業經出洋。先曾另派外委劉永桂。往告夷酋。該委員等在津辦理海運。因伊船到。即來看視。該夷甚喜。據稱來得甚好。我們正有要事相商。又因南風大作。不能駛傍夷船。回至口內守風。鄂等當將該委員等傳到。密述

諭旨。諄囑速往。欽遵辦理。該委員等。連夜出洋。於初四日寅時。駛近夷船。因風大不順。至辰初。未能傍攏。該夷瞥見。令明常用舢板船來接。一同上船。接見時。尚屬恭順。委員等詢以

上年求商事件業蒙

欽派大臣。至今七月。何以並不前往。現在又派黃總督至廣東會辦夷務。何以不去。必至天津何故。據稱黑龍江之事。已奉國王之命。恐難了結。不必前往。我們四國。行至上海。聞

大皇帝已派黃總督辦理夷務。我等亦不願與商辦。是以均赴海口。同上北京。該委員等。告以事若可行。到處皆可商辦。何必赴京。該夷又稱實恐不肯據實代奏。下情不能上達。是必欲赴京。面見軍機中堂。商議事件。欲求迅速據實入奏。聽候

諭旨。議定後。立時回帆。所議之事。俱是彼此有益。並無別意。斷乎

不宜用武。現有公文一件。請為轉遞至京。立候回信。該委員等。皆以天津官員。不能奏事。必須送保定府。求總督代奏。至早須得十日。方能回轉。該夷總。以係緊要事件。必須從速。方能不誤大事。該委員等。答以貴國和好有年。素知禮義。所有公文。自應代投。至暎拂二夷。乃無禮之國。我們不管伊事。且貴公使。去年曾稱防堵暎夷而來。言猶在耳。豈竟忘懷。何以現又同來。該夷又言暎拂二國廣東之事。我等詢明。實係葉總督。遲誤數年。幾次照會不覆。求見不見。又將該國夷樓燒毀。片瓦不留。亦屬萬不得已。激成此舉。現在我們業已相好。特將實話奉告。萬毋遲延誤事。當

將公文交出。並言暎國船到四隻。約該委員等前與會面。該委員等答以我們因係相好。是以來看。若暎夷萬不屑至伊船。該夷以不去。恐伊臉上下不去。且伊亦無別意。若太拒絕。轉啟釁端。我們亦不能制伏。當令明常隨同前往。後因風大。伊亦不能同去。約於次日。不論武弁何人。同到伊船。詢其來意。伊亦據實相告。該委員等又告以我們並非奏委前來。現在既候回信。即不可又令船隻進口。貽害我們。該夷答以總須回信快到方好。若再遲誤。恐亦等待不得。該委員等欽遵。

諭旨。設法開導三時之久。至酉時方回。欲求分其勢而不能。查該

夷等反復靡常。居心原屬叵測。惟據該委員等稟稱。查其詞意似係傾心吐露。剖誠直言。現雖暫為羈縻。而事關重大。不敢不據實直陳。烏勒洪額等又奏。再。等細詢委員。該夷並未虛聲恫喝。竊思

輦轂重地。萬無准其進京之理。等。欽奉

聖諭。亟思柔遠之方。藉為羈縻之計。無如委員等以情以理。開諭再三。該夷堅執如初。究應如何辦理。免致有所藉口。轉多窒礙。等。深恐貽誤事機。所有該夷辭色意見。委員下實書言之。歷歷有非奏牘所能盡達者。事關緊要。等。等不揣

○此書冒昧現飭該員迅速赴京聽候軍機大臣傳詢一切代為
轉奏抑或○此書特賜召見俾將該夷情形據實面陳
諭軍機大臣等烏勒洪額等奏派員往見俄酋呈出公文一摺委
員卞寶書等接見俄酋該夷呈出公文意在速得回信惟該委
員等既告以請總督代奏必須十日此時崇綸到津未可即與
接見至早亦須五六日後派員告以所投大學士公文已由直
隸總督代遞現有驗收海運大臣在津即是欽派之員有何要
言可與商議該大臣即可具奏俟其回覆後崇綸烏爾棍奏錢
忻和可與約期相見告以上年爾國來津因念和好多年錢忻

和等代遞公文去時。囑其往黑龍江會同欽派大臣。辦理查勘地界事宜。今年又在江蘇投文。已由理藩院知照薩納特衙門矣。此次代遞大學士裕誠公文。聞仍交理藩院回覆。想不日可得回文。廣東之事。原與該國無干。啖啖二國。舉兵背約。現派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秉公查辦。天津並非辦理夷務之地。惟貴國素來和好。今如有要言。該侍郎即能代奏請旨。前年啖啖二國到津。即係崇綸接見代奏。至俄國。從前雖有使臣到京。並非大臣。上年貴大臣欲請進京。亦經錢忻和等阻止。實因貴國大臣從未到京。相待之禮。並無成例可遵。恐有未周。轉傷和好。並無他意。去年貴大臣亦即中止。今因啖啖二國之事。祇須在津說

明必能酌量辦理。中國遇事恪守舊章。無非永敦和好之意。諒必知之。如此曉諭。看其情形若何。相機開導。會同譚廷襄密奏。若暎拂等夷投遞大學士等文書。即告以暎夷在江蘇。將總督等照覆退回。咪拂二夷亦無照覆。此次在津投遞文。中國不能接收。惟咪夷並未助惡。亦可與之接見。禮貌相待。其暎拂二國應赴廣東。聽候欽差大臣秉公查辦。儻咪夷有為暎拂二國說情之處。亦可與之體面。允其入奏。俄夷公文。仍當由理藩院覆之。俟下寶書到京後。詳詢情形。再行寄諭酌辦。烏勒洪額。想即回府城矣。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大學士公裕事。前在澳門。上海行文。本國欲改

貴國與外國相交之規。貴大臣諒已知悉。即不必復言。惟告

知貴大臣者。現在要與

貴國相通之各國內。本俄羅斯國與

貴國並無惡意。

貴國不敢相交之道。將本國所請之處辭卻。與

貴國無益。亦非良策。儻

貴國看出情形不妥。要與本國商辦。我等情願進京。亦不必

見

大皇帝。但與貴大臣商辦。如此辦理。懇求迅速令住京達喇嘛巴拉第帶學生等。即來海口。以備與貴大臣商辦。惟望將起初所請應行事件。現今似不應辭為是。如若不然。則

貴國有疑惑本國之處。必定日後後悔不及。甚為可惜。此外有給住京達喇嘛文一件。懇祈轉交。仰賴貴大臣之福。為此由直隸海河口咨行。

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咸豐八年三月初二日。奉

上諭。譚廷襄著即出省。或駐紮天津府城等因。欽此。臣伏查夷情叵測。防範不可不嚴。惟既據稱有善事。欲行面商。誠如

聖諭。未必遽起釁端。應即乘機先向剴切開導。待之以禮。動之以

誠。現在錢忻和已赴海口。臣將緊要事件略為部署。即於本月初五日啟程出省。由陸路行走。以便沿途接閱文報。覈辦。約計初八日可抵天津。擬即駐劄郡城。以便就近與崇綸等會商。

譚廷襄又奏。委員拏獲廣東南海縣人。在天津開設藥鋪。向習天主教之邱雲亭。起出經牌十字架。及夷書夷信等件。訊係上海孟掌教。令伊在外行善施藥治病。並未傳徒煽惑等情。臣查邱雲亭學習天主教。事所常有。惟起出夷書夷信。不能辨認有無別故。自應詳細研鞫。此持未便在天津審問。已飭解省確訊辦理。

硃批。此事頗有關繫。恐似此匪類。不止一人。務須嚴切根究。斷不准任其姑刑。或致斃命。著傳諭清盛知之。

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奏。本年三月初三日亥刻。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三月初二日奉

上諭。本日據何桂清等奏。喚咭喇等夷酋。欲由上海前赴天津。業已起碇。山海關地方緊要。亟應豫籌防範等因。欽此。努西凌阿於察哈爾八旗總管內。擇其出師得力者。指派鑲黃旗總管特克慎。正藍旗總管珠克都爾帕木。正紅旗總管僧格塔爾。鑲藍旗總管那木濟勒多爾濟等四員。每員管帶兵五百名。即將努西凌阿挑出。察哈爾兵二千名。每隊兵五

十名。作為一隊。共四十隊。每隊派官三員。共官一百二十員。並派跟役兵三百名。該兵丁乘騎馬匹。請由商都太僕寺牧放捐輸馬內。挑出臆壯馬二千三百匹。以備乘騎。此項兵二千名。作為烏槍兵一千名。弓箭兵一千名。現在捐輸烏槍一千桿。弓一千張。梅鍼箭五萬枝。撒袋一千副。飭令帶往使用。並令該總管等分作四起。迅速管帶來口。努西凌阿。統帶頭起官兵。先行啟程。由密雲一帶徑赴山海關。相機布置。

諭軍機大臣等。西凌阿奏。遵旨飭調官兵來口。即行統帶啟程。一摺。據稱。遵挑察哈爾兵二千名。以一千名作為烏槍兵。一千名

作為弓箭兵。分作四起。派令總管特克慎等。四員分帶。於商都太僕寺牧放捐輸馬內。挑臆壯馬二千三百匹。以備乘騎。並於庫存捐輸銀內。動項造就駝鞍繩屨六百副。即由商都駝羣內調用六百隻。以備官兵使用。該都統統帶頭起官兵。先行啟程。由密雲一帶。徑赴山海關。布置等語。均著照所擬辦理。至所稱由口至山海關。經過地方。沿途需用店房飯食草乾。裝載軍器車輛。請飭直隸總督飭屬豫備之處。著譚廷襄查照從前成案。飭屬妥為應付。以利遄征。至西凌阿啟程後。其後起各官兵。務飭終繹前進。毋許遲延。該都統行至山海關後。如何相機布置。並著隨時奏報。到防後。蒙古兵性多糊塗。誠恐遇有夷人上岸。

率加殘害。務必嚴為約束。免生枝節。張家口駐防官員兵丁。如有當差得力者。准其選派帶往。所需鉛丸火藥。已諭工部即為籌解矣。

甲申。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查俄酋詞雖恭順。惟於噶夷頗涉袒庇。不能離而為二。且云黑龍江之事。恐難了結。可見伊國亦本有所請之事。察其情甚迫切。守候多時。必將句結。噶夷等船。借端挑釁。強欲進口。當此持議未定。既不便先行開砲攻擊。又未可任聽往來。無所適從。轉恐貽誤。臣思維再四。該酋諄囑並無別意。不可用武。似亦願就羈縻。如至攔江少內。停泊測探。應即遣弁再行理阻。儻不允

從。或竟恃強搶入內河。可否即行門礮攻擊之處。有關沿海大局。祇候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委員接見夷酋情形。恐其搶入內河。可否即行攻擊。請旨遵辦一摺。直隸委員接見俄夷普提雅廷。問答情形。已據烏勒洪額等奏報。當即諭知崇綸等。略遲五六日。派員給與回音。然後約期相見。譚廷襄到津後。崇綸等自應將此旨。公同密看。該夷既有願就羈縻之意。似未必遽起釁端。前日駛進攔江沙內之火輪船。一經攔阻。旋即折回。嗣後仍當派員攔阻。彼若遽開槍礮。彼先無禮。然後可以回擊。不可先行用

武使有所藉口也。委員卞寶書已於本日到京。業經召見。其面陳各情。與烏勒洪額等前奏大致相同。俄夷與暎夷雖未能遽離為二。而夷性反覆。好爭體面。若假以詞色。使知中國相待與暎夷迥不相同。亦可用為馴服暎夷地步。即如味夷既不助惡。即用以轉圜。大約夷人重利。暎夷操五口之利權。為各夷所歆羨。不但啣夷助惡。固欲分霑其利。即俄夷不憚遠涉重洋。前來說合。亦無非欲暎啣感德。將來分其利耳。俟崇綸等與之相見。看其所請何事。再行密奏請旨。至俄夷之欲進京。去年已據理辭之。此時有欽差崇綸等在津。有話儘可告知。必能代奏。其暎啣兩夷。如欲請見。亦不必過拒。當告以廣東之事。正欲與該夷

理論。今既前來。則是非曲直。可以剖晰。即使葉名琛辦理不善。儘可從容申訴。何至占我城池。前年喫夷放火。燒去民房。幾及萬家。天意轉風。燒及夷樓。現在廣東百姓齊心忿恨。若不好為調處。日久終不相安。今各國皆在。自有公論。該夷見我不憚與之接見。其驕氣自當稍斂。然後仍由俄咪兩夷。從中說合。漸次羈縻。辦理或有就緒。崇綸前此與喫夷接見。一切均能得體。此次若見喫夷夷酋。不可稍事貶損。恐啟該夷輕視。至發去京營官兵。已交譚廷襄調遣。著傳知國瑞等。妥為約束。勿至別生枝節。為要。

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聞夷船已到天津。臣竊有不勝其

過慮者。夷情叵測。其狡計常出我之所不及料。其逞奸常乘我之所不及防。粵東省城距虎門。層層皆有礮臺。在在皆有防守。而一旦乃為所乘者。不備故也。今天津距京。纔二百里。朝發夕至。無險可扼。雖夷船尚在外洋。不能遽行登陸。夷人形貌迥異。不能遽潛來京。然五口通商。已十餘年。各口奸人。未必無為用者。設彼暗遣奸人。混來城內。布其慣善之火器於各處。而以夜半同時發之。兵民平素無備。倉卒必將亂竄。加以窮迫飢民。從而擾攘其間。即數十人可成千萬人。縱不至遂成大害。亦且為彼所笑。現在風日乾燥。兩旬之內。壘見火災。殆天所以告警。城內似宜嚴

如防守而

御園在城外尤非內城之比。雖門禁均極森嚴。然恐處無事

而有餘者。遇有事而猶或不足。臣為正月間日象之異。實

有不勝過慮之情。不敢盡言之隱。願

皇上與左右大臣早為密籌而備豫之。似為目前急務。論者必以

臣慮為過。然自來非常之患。大抵出於不必慮。不足慮之

中。愚昧之見。敬敢密陳。

丙戌。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

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據天津鎮道稱。初六日。曾派

署遊擊陳克明。守備張振熊。前赴俄夷船上。該通事明當

告以咪國船已到二隻。請即前往看視。該遊擊等隨至咪夷船上。該夷告以我們已經差人前去報到。爾來相見甚好。又赴啖夷船隻查看。該夷亦曾接送。惟詞色似露傲慢之意。是日申刻。咪夷又乘小洋貨船一隻。隨帶小船一隻。直抵礮臺。投遞知會片二件。求為代購食物。並探水勢情形。當即告以海面向無買賣之人。現在漁船均不出口。其咪夷乘駕小船。因值南風甚大。在礮臺下守風一夜。隨即回帆。計前後共到夷船十隻。內大火輪船七隻。兵船三隻。硃批。覽奏均悉。

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現在火器健銳二營馬隊一千名。

將次到齊。擬令國瑞於初九日先行帶兵赴葛沽。迤下之
新城一帶相地駐紮。珠勒亨隨後繼進。總期與大沽現駐
各兵聲勢聯絡。以為應援。富勒敦奏。尚未抵營。自因礮位
笨重之故。一俟催提到日。酌量進駐附近海口。妥為布置。
提督張殿元。應即帶兵移至西大沽一帶。會督鎮將嚴防。
所有郡城練勇。擬先調撥一千名。前往海口。與官兵及本
處練勇。一同守禦。以壯聲威。

硃批。知道了。

丁亥。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據蘇松太道
薛煥先後稟報。探聞該夷因守候廣東信息。起碇日期。又

已更文。並有味喇啞夷目。吡庭帕嚙。諸繹嗉鎮。哂佛蘭哂
領事。噉體呢夷目。吼吠噉哺。辨雙噉。諸繹哂。俄羅斯員
外郎明常等。前赴道署。呈遞照會。臣等公文各一角。內附
照會大學士。臣裕誠公文各一角。俄酋普提雅廷於二月
二十六日出口。啞首額爾。噉於二十七日出口。咪首咧。噉
於二十九日出口。佛首噉。羅於三十日出口。均駛赴天津。
尚有兵船二隻。留泊上海等情。臣等拆閱咪佛俄三夷照
會。臣等公文。惟請將照會大學士公文轉遞。並無他語。其
照會大學士。臣裕誠公文。亦以不自行照覆為詞。欲赴天
津。尚無違悖語句。自應代為轉遞。除咨送軍機處外。謹將

照會臣等之文。照錄恭呈。

御覽。至該夷本定於二十四日起碇。而又遷延數日。不知其意何

居。

硃批。知道了。

湖南巡撫駱秉章奏。據廣東在籍前戶部侍郎羅惇衍。二
品銜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等。遞到
奏事摺件。囑臣加封馳遞。並寄臣公槓。錄示摺稿。得悉馮
汝茶等。恭齋。

諭旨。於正月二十八日。行抵順德。羅惇衍。龍元僖等。欽奉。

諭旨。密約蘇廷魁。赴順德會同商辦。所有籌餉集眾大概情形。已

經該侍郎等自行陳明。至署督臣柏貴。函致該侍郎等。約齊赴廣州城中。會商定議。並未將前次所奉寄

諭恭錄移知。是前

旨果為該夷阻隔。其約該侍郎等。齊赴廣州城中。似係該夷詭謀。非出柏貴本意。幸羅惇衍等。心疑其詐。未赴省城。而旋奉

此次

諭旨。得以在外密為布置。差可稍慰

廬懷。委員馮汝棻。現經羅惇衍等。附奏暫留粵東。差委。臣即當札飭該員遵照。此後如有緊要夷情。探有確耗。容再陸續馳陳。所有羅惇衍等奏摺。謹即加封謹奏。

硃批。知道了。

前戶部侍郎羅惇衍。二品銜前太常寺卿龍元禧。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查該夷突入省城之後。先占巡撫衙署。與官雜處。正月。中旬。又遷入將軍衙署。於觀音山安礮。它濠。以為守險之計。而將軍及署督與左右都統四人。仍在城內。誠如

聖諭所云。恐柏貴等為所挾制。無可施展者也。且柏貴出示。毋許百姓妄動。是以臣等傳諭各鄉團練。倍難為力。加以廣東累年捐輸。富商殷戶。揆括殆盡。獨藩庫尚有儲蓄。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逆夷全行劫去。充伊兵餉。城內所有

火藥礮位俱被該夷所占。今倉卒興師。巨款實無所出。臣等擬於稍為有力之紳士。先行借貸若干。請

旨俟新督臣到任後。或由抽釐。或由勸捐。或由通省各州縣酌派。以資接濟歸款。則貸項有著。兵力易集。現在招募東莞香山新安三縣壯勇。及附近城北之三元里石井大朗等鄉附近佛山之九十六鄉練勇。宣諭

聖意。民心甚為踴躍。臣等審度機宜。務求實在可戰。然後責其背約興兵。索償所燒數千間房屋應賠之項。使知理曲。不敢在省城與官員錯處。亦不敢肆其誅求。則控馭較易也。臣等現接署督臣柏貴來函。言有會商之件。約齊赴廣州城

中定議。臣等答以城中華夷錯處。未便前往。但事不宜遲。現在設廣東團練總局於順德縣城。俟餉項略備。礮械整齊。即移至東莞縣城。以便號召各團。惟是地方遼闊。呼應不靈。不得不用木鐃刻關防。俾副飭各屬鄉局。然後可聯為一氣。

諭軍機大臣等。羅惇衍。龍元僖。蘇廷魁。奏。夷情叵測。現在籌辦情形。一摺。逆夷占踞廣東省城。負隅據險。巢穴已堅。該侍郎等。招募東莞。香山。新安。三縣壯勇。及附近城北之三元里。石井。大朗等鄉。佛山之九十六鄉練勇。擬密用間諜。聲言直擣香港。設伏誘使出城。惟倉卒舉兵。軍火礮械。無款可籌。自應向紳商先行

借貸一時未能集事。而黃宗漢未到。該紳等聲勢尚孤。只可從容密為防備。無須急切舉動。現在該夷已由上海徑赴天津。尚無滋擾情事。而海運漕船尚未全到。該夷之來。未始非有所挾持。不得不示以羈縻。已派倉場侍郎崇綸等前赴海口。察看該夷情形。以理曉諭矣。此次在廣東滋擾。啖啡兩國同惡相濟。啖夷並未助惡。尚非背約。自應分別看待。其俄羅斯向在北路通商。今亦到津投遞文書。似欲為啖啡說合。從中圖利。雖居心叵測。惟俄夷為百餘年交好之國。未便拒絕。儻借俄味二夷轉圜。使啖啡自知悔罪。折回廣東。聽候欽差大臣查辦。仍可寬其既往。以示懷柔。此時羅惇衍等並未舉動。工與天津現辦情形相

合該侍郎等。惟當密籌防備。候旨遵行。儻該夷在津。不遵勸諭。肆意要求。或回粵後。仍敢猖獗。該侍郎等。即可聲言百姓激於義忿。調集團練。討其背約踞城之罪。將該夷大加懲創。然後由地方官出為調停。使其就我範圍。庶可弭患。今天津辦理尚無就緒。無須急切舉動。俟黃宗漢抵粵。一切機宜。即可與之商辦。所有捐輸未保紳民。即咨明黃宗漢。迅速出奏。以慰人心。該侍郎等。在局辦事。准其用木刻關防。此後情形。黃宗漢未到以前。仍遞交湖南。由駱秉章馳奏。以昭嚴密。其現在捐輸人員。即由羅惇衍等。查照廣東事例。隨時奏請獎勵。各團得力之人。並准其由總局酌給六品以下功牌。俾知激勵。湖南郴州知州馮汝

茶准其留粵委辦一切事宜。候補主事陳桂籍等六員均著交羅惇衍等差遣委用。

又

諭本日由駱秉章遞到羅惇衍等奏遵旨籌辦夷務情形一摺。知正月初二日所寄諭旨。該侍郎等業經接到。所陳籌餉集團各事宜均尚周妥。該夷占踞廣東省城已閱數月。防衛堅固。攻取之策一時較難措手。募勇製械經費無出。勢須借貸於紳商。亦非倉卒所能集事。且黃宗漢尚未到粵。該紳等亦恐呼應不靈。現在夷船已由上海駛至天津。尚無猖獗滋事情形。其中咪喇噠在粵未曾助逆。自應以禮相待。又有曰在北路通商之俄羅

斯亦來投遞照會似欲從中說合為圖利之計雖其詭謀艱測而俄夷為百餘年交好之國未便拒絕現派倉場侍郎崇綸等在津接見尚未就緒當此漕運放洋北上之時彼之來津未始非有所挾持不得不暫為羈縻之法或借俄味二夷為之轉圜使不至在津狡逞如有成說仍當令回粵聽候黃宗漢秉公查辦彼時如有不遵再假廣東紳民公忿之力責其背約興兵索償所燒民房之款使知眾怒難犯然後官為調停或可弭患此時暫緩舉動正與天津現辦情形相合已諭知該侍郎等密修內備候旨遵行此次諭羅惇衍等廷寄一道仍交駱秉章專差密遞嗣後該侍郎等陳奏摺件亦諭令仍交駱秉章加封代奏

矣。該撫派往廣東之知州馮汝蒼准其留粵差遣。

戊子。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伏查山海關鎮城。去海八里。之遙。從前倭夷駛至停泊者有之。登岸者亦有之。而今四國夷船接踵北上。夷情詭譎叵測。自應晝夜嚴防。遂於八里。百兵內。選派四百名。編為四隊。設伏駐紮石河海口。如該夷船駛至。來投遞公文。另委委員勸阻回粵。聽候查辦。此。時天津現有夷船。山海關去津水陸五百里許。夷船朝發。夕至。竊先派官三員。烏槍弓箭兵一百名。去海二里許。駐紮堵禦。以省糜費。報有夷船駛至之信。竊親督官六員。兵三百名。馳往督辦。查山永協綠營。設有兵一千名。除調征。

之外駐紮秦王島海口兵八十餘名。石河海口礮臺兵一百名。守城兵四百餘名。臨榆縣兩海口礮臺壯役三十名。關城緝匪壯役二十名。惟山海關關卡十數處。節節均應設防。僅以八百官兵內外相應。實覺兵力單薄。已由所屬不通水路之冷口。喜峰口。羅文峪。調來槍兵一百五十名。官三員。分駐堵禦。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駛至天津。當諭定福密加防範。茲據該副都統奏稱。現已分派官兵駐紮布置。尚屬周妥。前派西凌阿督帶察哈爾馬隊二千名。由密雲一帶徑赴山海關防堵。以示聲威。諒即可行抵該處。夷情詭譎。不可不豫為設防。惟該夷船

到津。尚未猖獗滋事。現派倉場侍郎崇綸等。與之接見。冀有轉圜。若駛赴山海關停泊。著定福仍遵前旨。督飭員弁。不動聲色。暗中設防。不可先開槍礮。致令夷人有所藉口。奉天等處。業經諭令慶祺等遵辦矣。該副都統務當示以鎮靜。不可稍涉張皇。是為至要。

己丑。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初十日。由臣崇綸等。令署遊擊陳克明等。赴俄夷船上。見普提雅廷。告以前事。業經奏

蒙

大皇帝欽差大臣出京查辦。該公使甚為欣感。當欲駕坐火輪船

前來。經陳克明以居民驟見火輪船。必多駭異。深為不便。况

欽差大臣。尚在天津途次。今日未能相見。遂即中止。約於十一日。

先遣通事明常來見。屆期明常到口。臣崇綸。臣烏爾棍泰。

以明常並非公使。未便即與晤面。當即令臣錢忻和。與天津道英毓。同往海口。先行接見。以禮相待。詢以所請何事。

欽差大臣。必能代奏。該通事答稱。前寄裕中堂文內。業已敘明。此係全權大臣之事。不便輕言。臣錢忻和等。即以已由理藩院行文回覆之言。向詰。明常無詞可答。云於十二日。令普提雅廷來與。

欽差大臣相見便知分曉。其時啖咈咪三國各駕舢板船前來。當令陳克明等攔阻。未容上岸。該夷等各自投遞公文一件。臣錢忻和等初尚未肯接收。因明常再三代為諄懇。遂假以詞色接收。並據俄夷亦投遞公文一件。統共四件。再三月初九日亥刻。續到啖夷火輪船二隻。咪夷火輪船一隻。前後共計十三隻。同泊攔江沙外。

硃批覽奏已悉。

譚廷襄又奏。隨同卞寶書之外。委劉永桂由俄船前赴啖。船傳話被留兩日。將人放回。又有民船四隻被留數日。亦即將人放回。船仍扣住不給傳詢。外委及船戶等。僉云並

未被侮。僅將船隻銀物收去不還。據聞該夷扣住此船時。在口邊測水。其情實屬可惡。第思人既放回。亦未被侮。現值羈縻之際。且俟將俄夷事件說定。再行相機理論。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譚廷襄等奏。俄夷投遞公文。並將啖咪啡三夷公文進呈一摺。該夷等投遞譚廷襄文書。經軍機大臣拆閱。皆係求轉遞大學士裕誠照會。並不知該督已到天津。其照會裕誠文內。均請欽派大臣前往會議。而俄咪之意。皆欲從中調處和釋。自可因其所請。設法羈縻。前諭崇綸等接見該夷。但不可同時相見。須有先後次第。俄夷與中國和好多年。自宜先行

接晤。待以賓禮。諭以啖。啖兩夷。占踞廣東省城。劫我大臣。無禮太甚。大皇帝念係葉名琛辦理不善。將其革職。另派大臣前往查辦。可謂至公至明。今貴使臣來意。欲從中調處。儻於中國體面無傷。未始不可從權代奏。懇已恩施。若伊等不知愧悔。尚有無禮干求。我等不能代奏。即奏亦不能應允。至味酋並未助惡。亦可假以詞色。將該啖夷無理之處。令其評論是非。儻其為啖。啖說合。亦告以如與中國體面無傷。尚可代奏。其啖首於咸豐四年。曾助官兵在上海勦賊。經巡撫入奏。蒙恩嘉獎。今大皇帝念其從前恭順。上年廣東之事。又非其起意。不過不該助惡。如其自知愧悔。尚可曲加寬恕。但須以後不以啖夷為害。仍與通。

商如舊。至暎夷於前年即在廣東構兵。實為首惡。所燒商民房屋。幾至萬家。現在廣東百姓。齊心恨忿。若在廣東通商。日後必至受虧。應如何調處。日久相安。必須由廣東大臣辦理。看其若何答覆。再行酌量措詞。惟日內崇綸等。是否與該夷接見。如尚未見該夷。必欲待另派大臣到津相見。則於十六日之前。即可差人告以所遞文書。裕誠已奏聞奉旨。因譚廷襄在近處閱兵。添派來津。與崇綸等一同相見。設或崇綸等已與夷酋相見。而該夷既投文請另派大臣。仍望回音。亦可告以添派譚廷襄同見。惟中國體制。凡事皆須請旨遵行。不能便宜行事。因崇綸等本係欽差大員。遇事原可商辦。不過因俄國堅請。而譚廷襄位

分較尊。故令前來會議。至該夷所請。尚無眉目。茲據軍機大臣等。將思慮所及。約擬各條。請朕閱定。發交該督等存之於心。以便相機應對。儻該夷未說到此。萬勿先提。此外非理要求。在所難免。全在臨時斟酌。設法開導。此時難以懸擬。一切情形。隨時馳奏。仍嚴密防範。毋稍大意。所有該夷投遞裕誠文書。著鈔給閱看。所投譚廷襄公文。一併發給閱看。譚廷襄本日已降旨補授直隸總督矣。

一接見俄夷。若伊云為啖沸二國說和而來。可告以該二國在廣東劫我大臣。占我城池。燒我民間房屋數千間。無禮已極。現聞廣東百姓。同伸義憤。欲向該二國不依假使

現有三口通商。僕再加二處。亦合五口之數。似尚可行。當為具奏。

一接見咪喇噎。如該酋云欲為唎啡說合。可告以貴大臣在廣東。未曾助逆攻城。

大皇帝嘉爾守信秉義。是以此次到京。令本總督等接晤。今欲為二國說合。但未知其能否悔過。如不知悔。亦難與講理。僕知自悔。央貴國出來議和。但須事屬可行。無傷體制。必可

大皇帝代奏懇

大皇帝施恩。若言關稅之事。告以此地無從查悉。現有新任欽差大臣在廣東。必能秉公酌議。使貴國獲上利益。

一接見佛蘭哂。告以兩國在五海口通商。得沾利益。不應幫同暎國。舉兵構釁。致犯背約之名。我中國素守禮義。從不薄待外夷。即如咸豐四年。爾國提督在上海助我勦匪。經巡撫入奏。

大皇帝念其恭順。從優嘉獎。此次誤助暎夷。實屬不料。然暎夷燒去商民房屋數千家。廣東百姓齊心痛恨。將來必至受虧。爾國素知禮義。若誠心悔過。以後不與暎夷同志。必當代懇。

大皇帝照舊通商。廣東之事。退出省城後。即不與計較。一接見英咭喇。告以爾等在廣東劫我大臣。占我城池。廣

京商民。訴稱房屋被爾燒去。幾及萬間。齊心忿恨。誓欲報
讎。正欲向爾國問明。何故如此。背約無禮。今爾前來甚好。
咸豐五年。爾國到天津。我國大臣。奏請減免上海關稅。為
數不少。此乃

大皇帝厚恩。何不知感。前年所燒民房。作何賠償。若不到廣東與
欽差說明。將來必受廣東百姓之虧。該夷若言兵費。則云
興兵自爾。受累則彼此相同。我方要向爾索賠也。前因葉
總督辦理不善。

大皇帝已將其革職。另派大臣查辦。可謂至公至明。後來署總督
柏貴與爾和好。聞已開市通商。乃爾國吧嘎哩。又放出獄。

四。搶去庫銀。是何道理。爾國何不將把嘎哩懲辦。若該夷言及關稅抽釐等事。可告以此地無從查悉。必須回至廣東。向新任總督講明。如果爾國悔過。交還省城。黃總督必當秉公奏請。如不在情理之中。彼亦不敢奏請也。

辛卯。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奏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俄夷公使普提雅琴率領通事。明常。安文公。及文武吏官四員。駕舢板船到口。經崇綸。烏爾棍。秦會同錢忻和。前往接見。以禮相待。詢以所求何事。當據說出四款。一係願進京面見大學士。二係現見欽差。祇說大概情形。其詳細俟進京再說。三係查明黑龍江伊

犁邊界。四係各國通商。該夷亦欲仿照辦理。並稱俄國使
臣進京。雍正乾隆年間。均有成例等語。崇綸等。皆以當年
使臣進京。係從陸路行走。今係從海道行走。且與暎啉等
國同來。百姓因廣東之事。舉行團練。萬眾一心。若欲進京。
居民疑忌。殊多未便。况現已蒙

欽差大臣前來查辦。如有所請。必為據實上陳。毋庸進京。往返徒
勞。轉稽時日。所稱邊界一事。已奉

旨特派黑龍江伊犁各將軍。邊員會同清查。何處應屬貴國。須候
公勘。此間並無案據。遽難指定。至各國通商事宜。向由廣
東專辦。如何仿照。現有新授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赴任亦可查辦。日午至申。諄諄曉諭。該夷躊躇莫決。察其詞色。外雖講好。中尚袒護。啖咈。並。啖咈等。亦欲進京。允其請求。方可永遠和好。隨以啖咈無禮。非特進京難准。即海口接見。亦因公使再三代懇。姑且允許。所求何事。應俟與貴公使所請。一併斟酌。代奏。該夷即以啖夷欲坐小火輪船到口。並無別意。俄國保其必不滋生事端。崇綸等。以公使係貴國大臣。尚乘舢板小船。冒雨而來。啖國若生大船。相形殊不成事。斷然難行。該公使回稱。自當力阻。從否尚不可定。隨即回帆而去。崇綸等。定於十三日行文各國。告以昨遞之件。已轉咨直隸總督代

奏各該國如有未盡之言。另行約期接見。

譚廷襄又奏。俄夷本為啖啖等說合而來。啖啖等既已藉伊為援。暗相聯絡。其勢甚固。竊思各國同係通商五口。添一俄夷。似亦無甚大礙。惟夷性狡猾。是否所求止此。尚須察看。至啖夷等所言何事。未曾接見。不能知曉。第聲稱委曲。似應姑聽分訴。然後責其背約無禮。並令俄夷從中開解。以定歸束之方。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俄國公使普提雅琴。於十二日。已與宗綸等相見。並於十三日。行文各該夷。察看動靜。再行約期相見。該夷等必欲進京與京中大臣相見。其截斷不能行。昨諭譚

廷襄等。曉諭該夷。告以中國從無便宜行事之官。見在崇綸等。即是京中派出大員。有事可以代奏。諒崇綸等業已諭知俄夷。其添派譚廷襄一節。如尚未向該夷說及。即著無庸宣露。僅崇綸等再與俄夷相見。該夷吐出實情。即可與之定議。毋庸譚廷襄相見。更為妥善。崇綸等可告該夷云。所遞文書。業經裕誠具奏。奉旨已派崇綸等辦理。京中無人再來。即命崇綸等告知該使臣。有話面商。即行具奏。至俄夷欲令該國駐京喇嘛巴拉第等。前赴天津。其意不過欲傳述言語。可告以該國現有明常等二人。通曉中國言語。可毋須巴拉第等前往。如其必欲該喇嘛前往海口相見。俟奏聞後再令前來可也。另片所陳通商一節。

昨所寄各條亦經料及崇綸等當隨機應對固不可拘泥亦不可有意遷就。啖拂兩夷較之俄咪固應區別如其議有端倪漸形就範亦可稍假詞色。但接見之初不可先自貶損。咪啖拂三酋崇綸等與相見後其如何來意即著密速奏聞。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